

周信芳戲刻散論

中国戏剧出版社

周信芳戏剧艺术论

中国戏剧出版社

周信芳戏剧散论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一九六〇年·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96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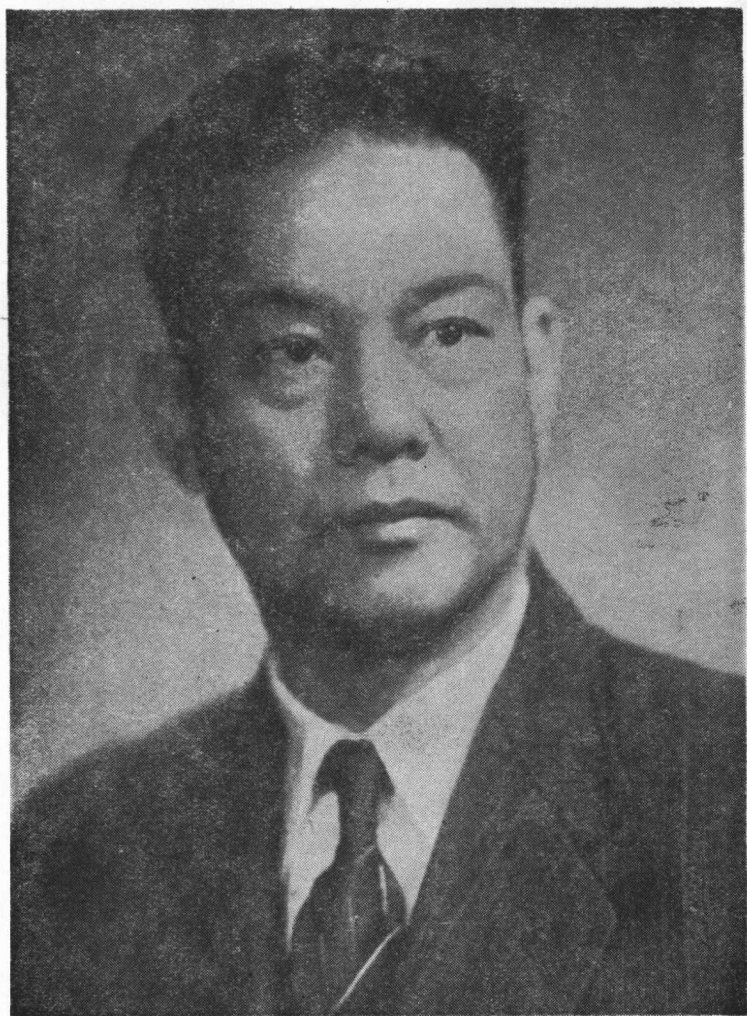
北京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统一书号:10061·472 字数110,000 开本850×1168 $\frac{1}{32}$ 印张4 $\frac{7}{8}$ 插页2

1960年3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3,500册

定价(7)0.57元



周 信 芳

前 言

昆劇的歷史，如果從元朝的北雜劇和南戲文算起的話，至少也有七百年了。在這七百年之中，通過無數前輩劇作家和演員的精心創造和天才的發揮，給我們留下一份光輝燦爛的遺產。昆劇優美的劇本，豐富多姿的舞蹈動作，優美的曲調，無疑地是我們民族文化的寶貴遺產。

但是，在近百年來，由於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摧殘，以及其他的一些客觀因素，昆劇也和其他兄弟劇種一樣，日漸萎縮下去。很多同志只聽說昆劇的種種優點，但是除了劇本以外，卻很少機會看到它的舞台演出。因此，中國劇協上海分會在1956年11月，和上海市文化局聯合舉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昆劇觀摩演出，約請了北方以韓世昌、白雲生、侯永奎同志為首的代表團，浙江省以周傳瑛同志為首的昆蘇劇團，上海市的昆劇專家俞振飛先生，前輩名票徐淩雲先生和現在上海市的傳字輩演員朱傳茗、張傳芳、華傳浩幾位先生，同時還約請了上海市戲曲學校的一些學員參加這個工作。共計演出了二十六天三十場，一百二十四個短折戲（內復演五十三個）和白羅衫、漁家樂、十五貫、長生殿、販馬記五個本戲。演出的社會影響是很大的，劇場每天有許多觀眾在門口等候退票，大會屢次接到向隅的觀眾們的來信，要求設法購票，北京、南京、武漢、安徽，甚至遠至甘肅省都派了代表團來觀摩，這種情況在近百年的昆劇演出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大會期間，我們除組織了一些參觀訪問和招待演出以外，並邀請在上海的昆劇專家和戲劇界音樂界的專家，組成“藝術研究委員會”，舉行數次藝術報告和座談會。雖限於時間及人力，未能對昆劇的特點及目前存在的問題作全面的深入討論，但也初步探討了一些有關問題，討論中也產生各種不同的意見。為了更好地學習昆劇傳統並針對其存在的問題展開學術上的百家爭鳴，我們現在把會議中各項發言記錄整理付印，以供參考研究之用。這些記錄，多數都未經原發言者過目，如有錯誤當由記錄者負責。

編 者

在午台生活五十年紀念會上



与洪深合影





与梅兰芳合演《二堂拾子》

上山下乡与农民同劳动



周信芳先生，

您真是做到思如泉涌！

四十年的艰苦历程！

将钱家事重千斤重担！

祝您寿域同跻！

使城地政迁自新又新！

永垂昭昭于人民！

提身劳勩人同忘小年。

周信芳

一九五二年

二月五日

敬祝五十年從事戲劇工作的
信芳先生健康。

獻身愛國主義國際主義
的戲劇，繼續努力四十
年！

洪深



一九五二年二月五日

目 录

談譚剛.....	1
怎样理解和学习譚派.....	13
十年来的舞台生活.....	26
欢呼十年胜利，跃进再跃进！.....	34
論張飞.....	39
最难演之《雪拥蓝关》.....	47
《探母》新旧剧詞商榷之商榷.....	49
唱腔在戏曲中的地位.....	52
师傅是好师傅不能不尊敬.....	58
对于《别窑》的一句.....	60
老头兒戏要成絕戶了.....	61
談穷生戏.....	63
新腔和老調.....	66
京剧《四进士》和銀幕上的《宋士杰》.....	67
初演《义責王魁》.....	70
皮黄运动話“东方”.....	72
最苦是中国伶人.....	75
伶人亦有自由否.....	77
一元开始，万象更新.....	78

戏曲工作会议的收获.....	79
我欣慰活在这个时代.....	81
戏曲演员的思想改造和紅透專深問題.....	83
从取長补短談到新老結合.....	87
东風頻吹，百花爭妍.....	90
永远忘不了这庄严的时刻.....	93
忆汪笑儂.....	96
汪笑儂先生軼事.....	105
吾惋惜姚俊卿之聰明.....	107
弋蓋灯軼事.....	109
我所知道的刘喜奎.....	111
巩固赴朝慰問演出的收获.....	113
向太原市的劳动人民告別.....	117
七省巡迴演出归来.....	119
烏溪鎮的《渭水河》.....	121
南翔重游記.....	122
十月革命的洪流不停地向前.....	127
訪苏杂忆.....	133
和我們一道工作的苏联同志.....	137
中苏兩国亲如同胞兄弟.....	141
热烈欢迎你，苏联国家大劇院芭蕾舞团！.....	146
跋.....	149

談 譚 劇

現在人們對於學譚，真是風行一時，我便大膽地來談談“譚學”。把我以前看過老譚的戲，胡說一下吧；倘有人對於我的胡說，有所指摘，那倒是拋磚引玉呢！

譚先生，我承認他是賦天才、富經驗、真善美、能革新、富有思想的戲劇家，否認他是“專工一門，刻板的伶人。”記得我那一年才十三歲，在北京廣和樓演出的時候，就聽說老譚的藝術怎麼樣高明。《打鼓罵曹》、《李陵碑》等戲，一年才演一次。每逢演的日子，園子門口擺着一面鼓，就是《罵曹》；擺着碑，就是《碰碑》，另外有個小廣告，用黃紙一條，二寸寬，一尺長，寫着戲名，連人名都不寫，就會滿座。因為那個時候，各人有各人的專門好戲，誰也不敢唱人家的戲，都恐怕有“畫虎不成反類犬”的譏評。就是老譚自己，也有許多能戲，犧牲不演：老生戲唱不過汪桂芬而不演，武老生戲唱不過俞菊笙而不演。他所演的，全是別人所不演的戲，如《瑯林宴》、《定軍山》、《戰太平》、《御碑亭》、《戰宛城》、《空城計》等。他拿他的長處來巧妙運用，顯得他文、武、唱、做兼全，這是譚的巧妙處；也就是汪、孫、俞、楊的不及處。我羨慕得了不得，有心去領略領略，但是受時間

的限制，在京半年，簡直沒有看過老譚的戲。

轉過年來，又至北京燕喜堂，那一天公事完畢，有人說中和園還沒有“打住”（散戲），我就趕到煤市街中和園，場上（台上）是賈洪林的《雪杯園》。《雪杯園》下場，上來一個和尚，一個瞎子，原來是《逛燈》。瞎子倒板是“未曾下雨先阴天”，忽然加白說老板（指譚）來了沒有。和尚說沒有來。瞎子說沒來，那末我再唱，直唱到和尚說來啦，方才下場。天已晚了，園中漆黑，台上兩邊有兩個人打着兩個火把（那時候北京還沒有電燈），還不知老譚唱什麼戲，因為北京當初的海報（牆上貼的黃紙廣告）上，只寫吉祥新戲四個字，不貼戲名，有好戲，單飛个簽兒（前面說的黃條子），直等上了一個，念了兩句詞兒（說白），才知道是《鉄蓮花》。我很熱烈地盼他“卯上”（賣力），誰知道他輕描淡寫，敷衍終場，“挑子”一聲，觀眾星散（北京散戲不用金榜，用挑子一吹而止，挑子就是一種形似号筒的長梗喇叭）。散出來的看客，不但不抱怨，反說老板（指譚）今天不高興，要不然，就是不舒服，要末是起猛啦，明天听吧！可見得觀眾平日對他藝術的信仰和崇拜了。這且不說，但是最高興的我，頗覺失望。

1910年（宣統二年），我由北京動身到烟台去，在天津等船，見街上貼着東天仙的海報子，老譚演《打棍出箱》，我又想起人說老譚“鬧府”一場，有一手絕活，一抬腿，一只鞋就會飛到頭上去。好奇之心，油然而起，非看這出戲不可，晚上便到英界東天仙看戲。

原來鞋也是用手接的，但是接的不同，左腳飛起，踢鞋

过头半尺，鞋头向里，鞋口朝下，左手去接，捧着鞋口，用右手背接着鞋底，左手一翻，右手翻掌托鞋底，安置头上，吊毛兒演成老头入被窩。与众不同的，就是不慌迫，有次序，很自然。

第二天，船沒有开，又看了一出《李陵碑》。我那个时候，就曉得他唱得好听，大刀耍得好看，哪里能够領悟他独具的工夫呢！

一直到1913年（民国2年），他登新新舞台，才觉得他的艺术，很值得深切的研究。头天是《空城計》，前半段唱的好处，是人所共知，不必談它；單說《斬馬謖》一場吧，唱戏有音律，說白也有音律，唱有快板慢板，說白自然也要分出急緩来。老譚的《斬馬謖》，唱完了四句，上报子，馬謖、王平轅門請罪，他很急快地念“升帳”，臉上現出很生气的样子，随归里座（台上桌子外头摆座位叫外座，桌子里头摆座位叫里座）升堂。馬謖、王平領兵走的时候，武侯是諄諄囑咐，諸事小心，临了还是把街亭失了，要不是扶琴退兵，險些兒把老命都送掉。刘备說馬謖言过其实，終无大用，武侯不以为然，偏偏这一次应了先主的話，武侯又慚愧，又对不起先主，再加上平日常对諸將說，馬謖如何能干，如何有謀略；平蛮的时候，馬謖說“攻城为下，攻心为上”，依了他的主意，才征服了孟获。誰想到这一次的大失敗，偏就是他常誇獎最心爱的馬謖，这一肚子不能对人說的悶气，正在无处發泄的时候，报马来报馬謖、王平轅門請罪，自然是刻不容緩地升帳，还能够把升帳两个字慢慢的說么？他归里座后，把惊堂木擎在手中，刚要拍的时候，报子上，念赵老将

軍得勝回營。譚手上惊堂木一停，臉上現出一種轉念的神氣。

按《三國演義》說，因街亭失守，牽動全陣勢的失敗，惟有趙雲不折一卒，不失一矢。戲劇中趙雲“退兵”一場：趙雲念“俺乃常山趙雲”一句，就將司馬懿吓退。有這麼大的功勞，隨便有什麼氣惱，有什麼要緊事，他也只好暫時擱下。譚慢慢地念聲有請。試想他這一轉，是個什麼表情？就升帳、有請二句，照他的神氣。他要沒有深刻的揣摩，恐怕做不到。隨後，吹打，趙雲上場。這個地方的表演，也與眾有些不同。

普通的演法：趙雲上場，接完酒，轉過下場門（左邊）朝里一望；武侯一拱手，趙雲亦拱手，就下場了。老譚的不同在哪里呢？就是把趙雲和武侯沒有詞句的地方，和心里要說的話，喜怒的神情，生動地表演出來。趙雲上念：丞相。武侯拱拱手，臉上現出含着怒的一種敷衍假笑，轉身接文堂遞來的慶功酒，很恭敬的給與趙雲；趙雲接過酒來，作祭神狀，轉身把杯子遞給上場門（右邊）文堂，作急進帳式，想要為馬謖討情。武侯用兩只胳膊一攔，頭部搖一搖，再苦絲絲地笑一笑，拱一拱手，用左臂一讓。這意思是曉得趙雲要進帳講情，不答應他吧，趙雲沒有面子，答應他吧，對不住先主，諸將方面，也講不過去。這一攔，是不許他進帳，搖搖頭表示不要他講情，笑一笑是道歉，拱拱手是請他去歇着，手一讓是叫他快講吧。趙雲見武侯攔着他，不許進去，一團勇氣頓消，現出失望的樣子，慢慢地向下場門走着，忽然想起：他這個意思，是不許我進帳說話，我何妨和他在帳外

談兩句，猛回身再想說情。武侯見趙雲回身，又用兩只胳膊一攔，正色地半低著頭，眼也不看。趙雲見了這不理狀態，曉得是防著自己還要替馬謖講情：一攔是不許進帳，正色是不容開口，半低著頭不看，是不耐煩了，後又見武侯滿臉怒氣，就不敢冒昧說話。再向帳里一望，見此時將士如林，更不便有所陳請，明知沒有希望的了，只好嘆一口氣下場。比方一個人要和一個人嘔氣，正要和這個人理論，忽然岔出一個很客氣的朋友來，打了半天的岔，試問這個嘔氣的人，心裡是什麼滋味，等到這個朋友走了，這肚氣一定比剛才還大。趙雲去後，老譚全神貫注，臉上登時變色，瞪著眼睛左顧右盼，猛念一句升帳，看他一抖左袖，（右手有扇）即轉身搖頭而下，然後顛著腕子，腳步踉蹌，怒不可遏地走進里座，這種絕妙的處理，愧我這支笨筆，不能完全描寫出來！

武侯斬了馬謖，趙雲上場，見武侯在那裡落淚，才念：丞相既然斬了馬謖，又（又字非要不可）為何落淚？面帶著不理解的神情。武侯這才把自己意思，原原本本告訴趙雲。要沒有上叙那些表演，這段話白，念起來就不會沉痛。所以必須照老譚這樣演法，方能符合揮淚斬馬謖那個情景。

我還欣賞過《戰太平》一個嘎調和一個槍花，還听过《打鼓罵曹》及《御碑亭》“休妻”一場，也是很引人注意的。《御碑亭》，妹子開門，此時王有道自己以為文章很得意，心裡很為快活，妹子來開了門，他不注意的叫声妹子，進門後放下考籃，才想起了面前少一個人，很驚疑地呀了一聲，唱：“你嫂嫂因何故不來開門？”等妹子唱完，老譚把雙手